



# 诗人西归， 乡愁犹存

余光中(1928年10月21日—2017年12月14日),当代著名作家、诗人、学者、翻译家,出生于南京,祖籍福建永春。因母亲原籍为江苏武进,故也自称“江南人”。

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、散文、评论、翻译,自称自己写作的“四度空间”。至今驰骋文坛已逾半个世纪,涉猎广泛,被誉为“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”。其文学生涯悠远、辽阔、深沉,为当代诗坛健将、散文重镇、著名批评家、优秀翻译家。现已出版诗集21种;散文集11种;评论集5种;翻译集13种;共40余种。代表作有《白玉苦瓜》(诗集)、《记忆像铁轨一样长》(散文集)及《分水岭上:余光中评论文集》(评论集)等,其诗作如《乡愁》《乡愁四韵》,散文如《听听那冷雨》《我的四个假想敌》等,广泛收录于大陆及港台语文课本。

2017年12月14日,余光中在台湾高雄医院过世,终年90岁。

世界上有一种文明,流传了数千年,那就是中华文化。造就这几乎是独一无二奇迹的原因,也许是多方面的,其中不可或缺的当属一代代炎黄子孙的传承。

有的人生来当是文化传人,比如余光中先生。有的校园以培养中华文化传人为期许,比如华园。华侨大学将华文教育列为办学目标之一,自然将中华文化的承载者视如珍宝。于是,2003年9月,华侨大学聘请余光中先生为客座教授。余光中先生以他对中华文化的深刻理解,为华大学子

讲述中文语言的魅力,深深吸引了广大师生。

华侨大学坐落于福建省泉州市,余光中先生的故乡是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,华侨大学和余光中先生有着共同的乡情,浓极了的乡情若为时空阻隔,便成了挥之不去的乡愁。幸好,中华文化是有穿透力的,她能够融化任何形式的隔阂,乡情因之更加浓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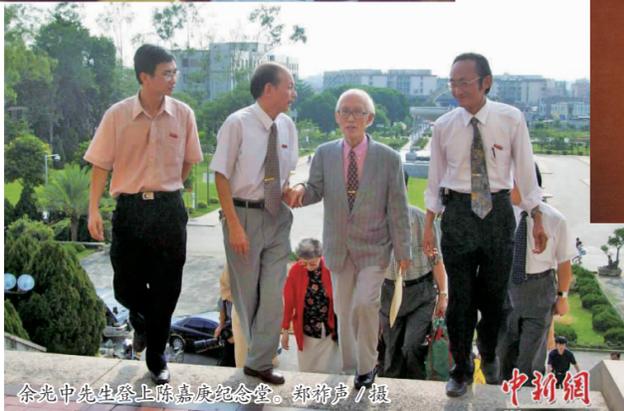
今闻余光中先生仙逝,华园,不仅留存着先生的脚步和印记,更用其光大中华文化的情怀,表达了对先生最好的思念与回忆。(张林)



余光中先生在陈嘉庚纪念馆科学厅为师生作演讲。张林/摄



华侨大学时任党委书记的吴永年先生(左)向余光中先生颁发客座教授聘书。张林/摄



余光中先生登上陈嘉庚纪念馆。郑菲声/摄

## 拾遗余光中

●陈庆妃

余光中先生12月14日仙逝,此时任何纪念的文章都有借此攀附之嫌。但一则余先生乃华侨大学中文系(文学院前身)客座教授,二则港台文学研究一直是文学院的研究特色,其中余先生是该研究之重镇,三则余先生也算是泉州本地之乡贤。此时,不说点什么,反而觉得礼数有亏。

2003年9月17日,陈嘉庚纪念馆四楼科学厅,专业背景各异的师生相约而至,过道上艰难地让出一条小道,余光中先生作了《中文与英文》的报告。“有两个中文字影响了全世界。”余先生说,“一个字眼,应是闽南人自豪的,它就是喝茶中的‘茶’,茶在英文中发‘tea’,在其他一些欧洲语言中也几乎发音为闽南语‘茶’的声音。另一个字眼,亦是各国采用的通能发音的,那就是‘诗’。”“希腊神话中有九个姐妹,nine-muses做文艺女神。九个缪斯,有的甚至管到了历史、天文,当然更多的管抒情诗、情诗、史诗等等……惟独没有缪斯来培植翻译。所以我说如果让我来创造,我要创造 the tenth muse,第十个缪斯专门扶植翻译!”余先生继续说,要用“无曲不达的中文诱捕不肯就范的英文”,译出中文英语两相欢,常使读者带笑看的上乘之作——如此“良性西化”之译作。

作为台湾现代派主将的余先生,视野是世界的,情思却是本土的。这本土可以是江南,也可以是闽南,甚至重庆,甚至香港,甚至高雄……“凡尔醉处,你说过,皆非他乡”。但使主人能醉客,这醉客的并非殷勤的主人,是古典中国、文化中国。这致命的诱惑,成就了世纪乡愁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,他既要做创造性破坏的“浪子”,又要追随李白、苏轼做忠诚的“孝子”——绣口一吐,就半个唐宋。寄身小岛而神游九州之山川河流,“笼天地于形内,挫万物于笔端”,寄情于:舟子的悲歌、白玉苦瓜……任教导邦则思江湖之远:“一片大陆,算不算你的国? / 一个岛,算不算你的家? / 一眨眼,算不算少年? / 一辈子,算不算永远? / 答案啊答案 / 在茫茫的风里。”(《江湖上》)栖身海岛则携洛夫“边界望乡”:故国的泥土,伸手可及 / 但我抓回来的仍是一掌冷雾。(洛夫《边界望乡》)内战、冷战隔断了乡土,却助涨了乡愁。

而后,乡可常回,乡愁却远。“刺桐花开了多少个春天,东西塔对望竟多少年;多少人走过了洛阳桥,多少船驶出了泉州湾。”(《洛阳桥》)“鼓浪屿鼓浪而去的浪子,清明节终于有岸可回头;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,回首再来已雪满头。”(《浪子回头》)而今终于告别,满屏的追思,间或零星的争议。诗文长存,足供读者做永久的追慕,“狼”心可议,是非可归天地。余光中并没有离开,只是回传话里去,寻仙访友去……

樽中月影,或许那才是你故乡  
常得你一生痴痴地仰望  
而无论出门向东哭,向西哭  
长安却早已陷落  
这二十四万里的归程  
也不必惊动大鹏了,也无须招鹤  
只消把酒杯向半空一扔  
便旋成一只霍霍的飞碟  
诡绿的闪光愈转愈快  
接你回传话里去  
——《寻李白》

## 一场冷雨祭诗魂

●王捷

一声惊雷,使晴天倏忽拉开雨幕,冷冷的冬,何处来的雨?是夏季冲散了闷热、爽朗淋漓的风雨?还是一丝丝的缠绵,从春日江南挟着杏花飘来?是异乡的雨吗,在异乡的雨里与酒痛饮,醉人的盏中,分明是尚温热的故土。滂沱沓沓,渐渐沥沥,是雨在设祭,人间凭吊——呜呼,哀哉!诗魂从此飘去!

### 逍遥,夏雨淋漓是少年的心事

这二十四万里的归程  
也不必惊动大鹏了,也无须招鹤  
只消把酒杯向半空一扔  
便旋成一只霍霍的飞碟  
诡绿的闪光愈转愈快  
接你回传话里去  
——《寻李白》

“我站在高崖上,再深深吸一口气,向爱琴海与夜空,投最后的一瞥。”秋晴的黄昏,一个少年在向着紫金山的窗案,完成了第一首诗作《沙浮投海》。这首诗写的是希腊女诗人沙浮,遭恋人抛弃,郁郁投海而死。从这一首诗作起,余光中就从纵身畅游于文学的海洋中,从大陆游向对岸,从祖国到异国,不是浪潮决定了他方向,而是他自如地指挥着语言的风浪潮汐——“……尝试着把中国的文字压缩、捶扁、拉长、磨利,把它折开又拼拢,折来且叠去,为

了试验它的速度、密度和弹性。”语言汇合中西,情思融通古今,风格多变,自由地来去于各个文学领域之间,是为逍遥。这潇洒自如的气势,毋庸置疑应归因于余光中骄人的才华,可是我也愿意说,这源于他身上的少年心气。就如济慈所言“真即是美,美即是真。”少年心气,清朗纯真,是美的所在,美的源头,因而诗人不老,年逾耄耋,也保持着新鲜充沛的创作激情。余光中便是他诗里所写的李白,七分月光,三分剑气,慷慨淋漓,如夏日雷雨。

### 缱绻,柔情与古意的丝连

忽然你走来  
步雨后的红莲,翩翩,你走来  
像一首小令  
从一别爱情的典故里你走来  
从姜白石的词里,有韵地,你走来  
——《等你,在雨中》

在纪录片《他们在岛屿写作:逍遥游》中,余光中说:“我的父亲是闽南人,母亲是常州人,父亲难得回家,我应是江南人。”那柳丝弄晴、酒旗招展的江南,那多莲的湖,多菱的湖,多湖的江南,满蕴着灵秀,让余光中的创作也带上了一种天生古典的柔情。字字行行,宛如一双皓腕,低低斟上一杯美酒,就使我们轻易为那来自汉唐的盎然古意而倾倒。我想,余光中的性格,更是古中国的性格——徒步黄

河,他自己的血脉融黄河的体温,浊浪滚滚,翻腾的是文人一腔的赤诚;漫游长江,他以自己的心灵亲吻长江的唇舌,水声滔滔,不绝的是骚客浪漫怀想。余光中的诗作不独为诗作,不若说成是山水画,山是古中国的山,水是古中国的水,或道劲,或放纵,或缱绻,或淡然,山水连绵,是他在千百年传统里继承的古老情意,恍若江南脉脉的杏花春雨。

### 乡思,雨底明月照进游子脸庞

一刀向人间,剖开了月饼  
一刀向时间,等分了昼夜  
为什么圆晶晶的中秋月  
要一刀挥成了残月?  
——《中秋》

提到余光中,人人皆说一首《乡愁》。其实余光中的乡愁何止于这首诗呢?乡愁,贯穿了这位作家的一生,融化在他的血液里。1949年,余光中在颠沛流离中随父母迁居香港,后前往台湾,直到两岸关系解冻,在阔别43年后的1992年才首次返乡。但他从未忘怀故乡。记忆里,灼灼的是滇越铁路几百里的桃花映水;站在美国的峰巅,想到的是故土的山林;阿里山顶,念念不忘的是带女儿回去看祖国的风光;回乡探亲,旧厝五棵荔枝树结的是沉甸甸的怀念。

明月,是故乡永远的象征,仿佛一面青铜镜,雨底的明月,总是太模糊,照见故乡绰绰的影子,也照见惆怅的游子心。不知乘月几人归,相信余光中终于魂归故里,之后的中秋,墓上的明月必定会圆满。

归来去兮!归来去兮!一场冷雨祭先生,诗魂已去,诗魂永存!